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鹽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民風

○

禁奢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立言以抹風俗（抹天下之弊在聖人明聖人之  
言在儒者夫世變之趨如江河而不可遏聖人必隨其弊而  
正之聖人之言猶金石而不可易儒者必因其理而明之則  
先進後進之禮樂野人君子之文質不待辨而明矣蓋自鴻  
荒而下以至於東周之晚千有餘年風俗凡幾變矣燔黍捭  
豚在在相忘而禮之名不聞蕢桴土鼓熙熙自適而樂之名  
不著然燔黍捭豚不能不變而杯盤几案蕢桴土鼓不能不

易而笙鏞鐘鼓何也時使然也至於升降揖遜之容疾徐高下之節蓋月異而歲不同矣始而文不勝質終而質不勝文又甚則文之極而愈失其質聖人憂之於是乎返其初意而明示天下以禮樂之本削其文而存其質激其偏而歸之正俾後之求今必猶今之求昔此聖人救弊之微意立言之大指也論風俗者可不深究於此乎

風俗係乎表倡○教化風俗之樞機法令風俗之隄防樞機不謹無以化民隄防不立無以率下二者兼施而迭舉然後足以轉移風俗而歸之正也自昔聖人在上紀綱人心維以世道闡闢變化唯吾意而四海之廣萬姓之衆無不靡然而聽從後世法令非不嚴禁防非不切然欲其朴厚而侈靡之

習猶多欲其質實而浮僞之風愈勝意者法令之徒嚴而教化之實猶有未至也

**稽古**

議朝廷風俗之本○朝廷先天下爲風俗天下視朝

廷爲趨向攷古驗今未有不由此者昔唐虞流化茅茨而堯舜之帥正者躬也夏禹之非食惡衣而禹之爲度者身也文王德化之所及所以爲麟趾鵲巢之應使天下純被其化降而至於衰世猶有信厚之風者非他術也關雎騶虞之化有以爲之地也古之聖人常以恭儉脩身正家之道在上而天下之民莫不目擊而心化則躬行俗移心正國治誠有自然之應且太王小國之君也躬行而民且貴怨晉侯亦小國之君也好儉而猶多積聚下民率其君之信勇者莫不自其上

之人有以先之

立言以定風俗○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既薄君子而從野人何以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稱夫既舍後進而從先進何以有郁乎文吾從周之說或者疑焉愚則曰聖人之意深矣蓋孔子立於三重寡過之後其損益之間大體從周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後進也寧從先進蓋小過之義也救弊之極必小有所過而後能合乎中故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聖人從先進之意亦如是已夫所謂先進之野人者蓋當時俗論之所謂野自文弊之極人心薄而僞矣其視先輩之所為莫非野人則周公之禮樂其亦春秋時所謂野人

者歟此則夫子之從先進又非鴻荒以前之所謂野人也蓋亦前輩質實忠厚之意而已矣

漢初以來風俗○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其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巨飾富民墻屋被文繡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卑服僭上侈靡無度故天下則而象之其又何尤

**注**祖嘉猷慶曆人才風俗○我朝更幾薰陶更幾涵養更幾轉移變化而人才風俗始至慶曆而盛也觀其人才碩大光

明者既足以股肱帝室柱石社稷篤謹持重者亦足以輔蔽  
皇猷笙鏞帝序棟梁榱桷各適其用而無有遺其光而不耀  
膠其口而不傳者人才曷為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為人才  
之宗王也觀其風俗尺度自審而長短之不遺清濁自分而  
風波之不揚講論文義唱酬詩什驩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  
文以相接風俗曷為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握風俗之樞機  
也化治之坯陶教樞之運轉溷濡浸潤無非道德之腴興起  
感發無非性分之真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京都風俗之美○於皇國朝建都于汴其在戰國則魏中之  
梁地其在漢則裂以封王其在唐則分為列鎮雖無平陽之  
遺風宋魯之遺俗周召之風化然雒洛二水號出文章父老

相傳亦舊矣侯嬴朱亥隱迹其間載籍所稱亦美矣天啓斯地屬我宋朝一祖八宗聖聖繼承作新人物首善京師龐恩厚澤溥浹天下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夔士有不談王道者往往樵夫笑之異時周旋吐納其自視築巖釣渭無足愧接武於庭人才一何盛也異時崇古尚朴其自視成湯雷澤為足陋比屋可封風俗一何美也

**時文警段**俗非自為美惡○且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昔何為而醇今何為而弊昔何為而朴厚今何為而澆薄昔何為導之而輒從今何為禁之而不止君天下者正當詳究其本原考論其得失以疏通而轉移之則人心以正風俗以淳一時之治自可以無愧於古不然樞機之或失而乃堤防於



一二檢制之間雖詔令之日頒法令之日詳亦恐徒勞無益  
於治也

後世奢侈無禁○禮制之隳壞久矣丹楹刻桷則諸侯僭天子矣瓊弁玉纓則大夫僭諸侯矣連騎而遊擊鍾而食廬室無制器服無度嫁娶以窮侈相夸喪葬以多財相衛則庶人之僭侈不可勝矣夫以儀辨等以度教節於刑名致嚴者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而後世之奢侈亡禁乃至於此則欲貴賤之分定尊卑之序得而爭訟之原息顧不難哉故倡優為后飾土木被文繡在漢常患其然矣裙緝羽毛至五十萬金堂飾珠貝至四十萬緡在漢嘗患其然矣然當時為之沮抑者不過禁賈人錦縞乘駮之飾耳不過簾莞履革以

爲天下步爾不迴裁定禮制以爲文具爾禁行於賈人則非  
賈人而僭侈者猶衆也身雖約於上而法不行於下則庶人  
之僭侈自若也曹褒之制度不能勝大臣之苟簡王涯之條  
約不能勝當塗之毀譽此其弊所以循襲至今而未有改也  
人君實爲風俗○大抵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未有不隨  
君上之所化高帝都西而尚恭以至游士擬公侯列肆侈姬  
姜世祖處東而尚約至仲人知珠玉之可簡犀象之可賤其  
人才風俗亦未有不然者切以三河之地觀之古帝王之更  
都焉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土階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  
嗇有溫恭克遜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好善有師錫僉曰疇咨  
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

于今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有如此者

綺語駢珠

作新人物首善京師 耕鑿之業定而天下皆淳朴之風

陶成習俗同仁天下 井田之制立而天下無奢侈之俗

範圍資大匠之規 牆屋被文繡而席門有不庇之家

漸漬賴時雨之化 奴婢棄梁肉而糟糠有不充之腹

化冶坯陶 仰事俯育之外非心無自而起

教樞運轉 服田力穡之外異習無自而萌

遵節儉尚素樸仁風行而外流義方激而遐鶩

人去末而反本臣懷忠而抱懇

當今獻策當責奉行之吏以愚觀之今日之患莫太平人

主有躬行之德而臣下無輔德之誠人主有禁奢之法而臣下無奉法之意化行於九重之上而達官貴戚之家其侈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下之不犯禁嚴於宮掖之間而京城之民其侈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遠之俱化知自上始而不自下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貴始而不自賤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近始而不自遠始則風俗可革

流化自京師始○魯俗好儒而多禮其聖人之遺風歟宋俗重厚而好稽其先王之遺風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世秦俗日敗蓋朝廷天下之楨榦也京師風俗之本原也自古受命之君經野有法體國有制是豈徒為一時之壯觀哉

必有成人，才移風俗，使四方知所向化。後世有所效慕而不已者，豈惟孟堅所賦西都人才風俗而然哉？豈惟平子所賦東京人才風俗而然哉？

奢僭百士夫始。○爰自羔羊廢，而人無素絲五紵之德。白駒亡，而人無生芻一束之行。薇不採，葵不拔，方且爭探牛心，直碎珊瑚，撞鐘舞女，流蕩忘歸。夫以高冠大輅，莅民行化者，既已爾，則蠶蠶之民，隨風而靡，幾何不相胥而為浮詭之習哉？

**生為收結**

士習尤當自重。○雖然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四民

之首，有不可不自貴自重者，不可以上之人待我。厚薄論也。吾生天地間而為士，豈徒華藻毫端，自謂博雅，敲戛律調，自誇俊髦哉？左規右矩，遵軌循則而足以律操守之端，方春歌

夏絃學文游藝而足以發議論之文采歛之則暗室屋漏隱  
然準繩舒之則鼓瑟浴沂油然意趣所以自貴者豈以風俗  
而轉移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愚也讀事斯語  
當以正本為先○古人有言曰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焉又曰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欲風化之厚當自朝廷始欲法  
制之行當自貴近始不然則徒恃吾法可以徂天下而使之  
不敢犯則民之貧者固無財可侈而富者有餘將非吾法之  
可制矣昔者漢高皇帝時有賈人無得衣繡之令而漢官舊  
儀亦載庶人無得乘車此其質之法制亦非不合然商賈高  
車大馬其視前日衣繡之禁無忌也長安少年鬪鷄走狗奢  
豪自恣其視前日乘車之禁無畏也昔唐之相楊綰也而或

者爲之損騶從減音樂當時風俗聞風而化者不可勝數蓋  
民從行而不從令人主者風化之原而貴近者風俗之所則  
倣也董仲舒有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四方莫不一於正愚請以是復明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美教化移風俗

詩大

樂移風易俗

樂記

教訓正俗非

禮不備

禮記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王制

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

學乎

學記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

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

志

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機直先正者也

莊子

**歷代事實**

三代風俗淳一

唐選

此晉也本其風俗憂深思遠

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

詩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三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耨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諄語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

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以

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贖

謹

文帝躬行

玄默示淳朴爲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

民醇厚

本

漢文景時人給家足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

而後絀辱焉

補

武帝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

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傳

永平之際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遂令海內葉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百姓滌瑕  
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棘都東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夫改移風俗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唐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  
民未易化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秦任法律漢雜  
伯道皆欲治而不能豈能治失不欲魏徵曰湯武身致太平  
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  
當悉化爲鬼魅矣上從徵言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民散失咸  
歸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知彭州上曰蜀土始平輕

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嘉祐太宗興國八年詔曰能以禮遜為國乎何有故斑白不游於市井負販相避於道途耕歷山者有遜畔之風入周境者有息訟之美浩穰之地民庶實繁宜申明於舊章用激清於薄俗真宗咸平元年上曰節用愛人民俗自化祥符元年上曰古今風俗悉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謹仁宗嘉祐五年詔曰朕嘗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長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朕惟崇尚儉素比年以來中外服飾過為侈靡雖累行禁止然末俗猶未盡革大抵行法當自近始堯孝宗乾道三年御批朕念治功之未起思風俗之尚澆方欲力救弊

源泊還淳古章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仁宗曰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

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  
徭役出焉歲豐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  
離異邦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  
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  
者政也彭汝礪上神宗曰古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  
成之後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師臣觀  
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視京師如何不同則以  
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  
不則以為野焉以此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

文集卷華東坡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

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  
富與貧道德誠深風誠俗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  
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東坡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  
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  
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  
而復之則難為力司馬公曰商之政尚猛故其俗激昂而  
奮勵周之政尚寬故其俗和柔而寬緩太公治齊舉賢尚功  
周公知其後必以強亡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  
必以弱喪呂東萊曰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

夫可遠之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塵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捕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林執善曰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宮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眩誘黎吐謂之緇黃之游懷黃挾彈玩養鳥獸六博鬪鞠歌舞無則謂之市井之游冒名守闕充墀溢廡交相贊助招權爲奸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殫言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士學無用之文以謀利祿而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日用所須苦

欲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燔侈美而實用所資  
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為游而人之類未相食者  
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凍而耕暴背而耘擲風沐  
雨沾手塗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  
雹蝗虫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爭奪穀未離  
場已非已百羣游之徒聚而饒之又從而嗤鄙之良可哀  
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日觀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  
蔽其心搖搖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矣  
李清臣曰今之天下為本者常不足為末者常有餘游民貴  
而農民賤家於田畝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為業者不若操  
貨財游民自以為材智之當然而朴力勤苦之民矜矜焉不

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徭之憂寒飢之患

禁奢

附

尚務儉以本立說

**策頭**荀卿氏論兼足天下之理必在於明分而揚雄論列侯田宅之弊必在於迪法至於賈誼長太息之書極論夫亡等冒上之俗亦汲汲於經制之定而已夫三子之論豈不能推本夫人主之躬行而惟以明分迪法與定經制為說者蓋深知夫天下之移於侈靡而不能自克流於浮靡而不能自返非上之人防閑而禁制之其何以革其目前之習而納之朴素淳厚之域乎

**策段**人君者風俗之機教化之本一有所尚天下之所觀望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周民之質非周民之自質文王之化

有以使之也蓋文王以一家治天下康功田功卑服於一身之間憂勤節儉靡所不至家邦之御蓋自邇以及遠由外以及內濯漑之衣形於詩人之歌詠而節儉正直見於當時在位之君子教化之基風俗之本實在乎此故質矣之民歌於天保之章豈淺近致哉

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爲四方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效慕浸以成俗其言諄復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貴富人則復徙五千戶于昌陵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爲滂麗者乎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抹火矣



**事** 周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載師唯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並周 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辱之前食 文帝時賈誼言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

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紵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緣領

庶人孽妾緣其履賈誼 景帝以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

害女工特詔除之本 晁錯言商賈以利相傾千里遨遊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前 魏毛玠居顯位布衣蔬食以

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廉節自礪雖貴寵之人輿服不

敢過度本 唐劉賁言百工在乎按度而滯巧或未衰俗恬風

靡積訛成蠹以謂由制度不立請以官法祿秩制其器用車

服本 楊綰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及除拜之日崔

寃為之毀別業黎幹為之損騎從郭子儀方會而除書至音

樂省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

謝安山濤云傳本本朝太祖乾德四年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

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

碎之藏開寶五年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曰

自今勿復為此飾上真宗咸平二年上曰近覽上封所述頗

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

或以珠率者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續祥符元年上

曰京師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

禁止工人鍊金為箔其徒日繁募告者賞之上仁宗景祐三

年上稱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奢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

華靡珠璣金翠炤耀路衢請條約之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  
制度以聞繼孝宗乾道八年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緩遇  
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  
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稔趁此秋成欲使民各  
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宜降詔戒諭 淳熙八年上曰朕以  
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並望治平四年  
劉述言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  
婚姻喪葬不計其費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然後敕  
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務崇約素以厚風俗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民事門

田制

附

勸農

水利

名流舉業

**漢初不復之罪**（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若復土制於去古未遠之時六經全書秦焚之經籍厄矣然秦所焚者民間之書而藏於秦府者無恙也漢初接秦而興其書猶在當表章而不之表章至武帝方始表章六經何晚耶此奈不必責而漢初圖籍是先經籍委棄其責尤重於秦也借是而觀則井地遺制之不復亦猶是已先王井地肇自黃帝其源也遠壞於春秋戰國具存也鮮秦人用商君之策驟

欲富強忍事吞并廢井田開阡陌先王遺制無復存者秦城  
當罪矣然顧念由春秋戰國以來積習變古破壞已多秦人  
一舉而棄之是無足怪漢興去古未遠遺制豈無存者徐而  
復之比次而經紀之宜亦無甚難事而因仍秦舊大啓土宇  
分王子弟井田遺制謾不復講至董仲舒師丹輩方欲彷彿  
井田之遺制而為限田名田之策又病於施行不竟何晚耶  
此又秦不必責而漢初惟章程末務是先而井地良法不復  
其罪尤重於秦也大凡小人變古之罪儒者何必追仇於千  
載之後而有廢必有興有絕必有續昔有王者當廢興絕續  
之會而又勢可以為才可以辨此機一失良圖莫追儒者責  
備之論如之何不重嘆吾故曰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

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也

井地仁民之政。先王之於政也而地政爲首先王之於民也而仁民爲急周以有經制而井田之法至成康而大備漢以無經制而董仲舒孔光何武諸君子拳拳於有言新室雖削倣古制然以煩擾而得罪於農商太宗雖略得古制然法意未盡三四傳而已壞攷歷代之立法以觀田制之善否上下數千年間可爲永慨矣

井地不必深泥○法不必立無撓法足矣民不必裕無害民足矣處千載之下而欲依井田以立法後井田以裕民吾信其迂也惟度古今之宜建時中之制不撓法不害民則民受其賜矣井田之法非一聖人之功也始而五十備而百畝其

無欲速如此周家耕者九一而近郊遠郊復為詳近優遠之制其文理密察如此滕去三代未遠乃不能從孟氏潤澤之告後世而欲為井田則必奪民之產役民之力信乎其迂矣

**稽古偉議**漢初不能復古○代秦者漢去古未遠宜以復古為意者而一時君臣低首瑟縮不敢言古遂使疆理之緒一墜而不復續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亦亡具甚矣有如仲舒師丹繼為限田之說其誰曰不然且猶不敢盡言曰宜少近古曰宜略為限亦終於不行亦當時事勢然也異時謨斷興漢若光武者可以言此然亦僅能檢察田而外此無望焉豈非漢人畏古而至於廢古耶漢固不能以復古矣而一時人主猶能以仁恕為念蠲租減稅而使斯民有不忍忘

漢之心特其經制不立則所謂罷癘更賦之患豪民劫假之  
權誠有之耳莽何人哉乃極言其弊而銳然以復古自任舉  
天下之田盡欲名之王田者固美矣而制度不定適以貽百  
姓流離之禍是誰責哉然則徇古而至於不古者無怪也  
井田當復而難○粵自井田之公可寶萬世陌阡之禍不止  
一時權豪貴近兼并吞食中人十家之產往往不可立雖少  
府陂池卒爲貴戚所據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有不敢過而問焉者則所以均井田而正經界者談何容易  
哉

**法祖嘉猷**

祖宗講求良法○共惟聖朝爲民之事不憚改作

往歲嘗用嘉祐中孫琳方田之議而行經界矣又嘗用至和



中呂諤限田之請而以官高下占田矣蓋自太宗皇帝嘗覽  
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苟能一一均平邊郡可任通達物  
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屬精制置他日顧宰相曰井田之  
制寔經國之要道朕臨大寶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率  
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大哉  
王言斯民何其幸歟

良法終不可易○經界之法自古以來行之者多矣而經畫  
之詳莫備乎熙寧之故事方荆公之始行此也蓋欲以一州  
縣之舊規而通行天下而議者莫不譏其為生事然時則方  
田均稅均井頒法終不可以異議而廢其謀紹興中嘗用李  
椿年議行經界法椿年以為平江歲入昔七十萬今二十萬

宜覈欺隱以便貧民始自平江推於天下然推行未久已有  
議其分畫不均峻刑增稅者當時曾不以紛紛之議而易其  
初意

**賄文警限**良法未易遽復○師丹嘗議名田於漢矣然終於

急歲月之效而法不便民何則師丹之限田請以三十頃為  
率期盡三年而過制者沒入自井地之廢於秦富民廣殖田  
宅傳子襲孫擬於封君僭國且數百歲而遽欲三年間盡奪  
其所有以與其所無非人情也使其說遂行則令未至而天  
下駭矣欲為之計莫若取其意之善者而去其迹之不可者  
為限田之計則約其數而徐待之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富民  
子孫數世而後小者有析甚者破壞以自入吾繩約之內則

法便民矣

經界之行甚難○夫版籍湮廢賦役混淆有產去稅存之弊有輪納不等之弊奸民詭寄以規避則差役有不行之弊大戶分析以為小則官課有暗虧之弊經界不可以不行矣然履畝而定稅則煩擾而難行按圖以計畝則詭挾而失實強宗右族迭相唇齒挾寄者無所籍老胥宿奸五為首鼠隱蔽者無所攷經畫未竟搔擾先之則經界不易行矣

綱語駢珠

先王仁民之政轉為後世取民之地

里居井授之制特為賦稅隱匿之坊

工賈之既多而偷惰廢業者又流而為釋老

兵隸之既衆而縱淫苟利者又散而爲優倡

富民隱寄務在鉤墮而貧富不等者雖多而不恤也

官課虧折務在促辦而他戶均認者明知而不問也

券契貿易官利其贏科敷抑配甚至再輸

戶產高下民擅其業差役頻仍動遭破蕩

**當今獻策**行仁政當以實○今天下之民亦病矣疾疫間作

水旱相仍或蕩析於干戈之擾攘或困踣於科役之煩重物

產艱瘠生理蕭條年穀告豐一飽難卜甫遭歉歲在在流離

加之郡縣之間猛虎之政毒蛇之賦所以戕吾民之根本者

多矣吏政民事判然秦越既不相知乃欲行經界之法於天

下愚恐姦吏以低昂出入爲巧而民之弱者受其欺富家以

走弄侵欺為常而民之貧者蒙其害詞牒紛紜簿籍混淆是非無據歲月迂延彼為牧養之官按察之職者方且翹足待遷鹵莽塞責則經界之行未必終惠而民已先困是撫摩之意無補於侵陵而受利之實不救於殘毀也或者則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仁政不可行吁盍亦論其實而已矣煩賦重斂苛政黷吏所以窒吾君之仁者儻有以迅掃而使之清蠲除而使之寬則閭閻草野均拜上賜又何必經界之辨耶

推行之策有三○天下之事惟順可以致利惟和可以集功苟有一毫拂乎人心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若欲行經界之法則一曰安上戶引匿之弊冒漏之私上戶為之也不得罪

於巨室其法有不可行乎二曰戢吏奸指有為無以多為寡  
吏奸為之也無受成於刻木法其有不可行乎三曰絕告訐  
怨仇既衆乘時中傷奸民之出入閭里然也無自墮於紛擾  
法其有不可行乎能是三者而又賞罰以厲之設版籍以公  
之鷄犬相聞按堵如故阡陌不改觀聽一新然後可以為王  
者之政也

**仁政**

自恤民始○然則為今之策將何如欲行仁

政當自經界始欲行經界亦當自恤民始均其力役薄其稅  
歛使在官者既無擾民之害然後稽其圖帳正其步畝而在  
民者亦無有不相安之情不然法具而意失知為國計而不  
知為民計則王莽之限田元宗之括田適所以為召亂之階

果何益於事哉前輩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講明近日經界之法亦盍本諸此而已執事以爲  
如何

仁政貴於美行○雖然亦有經界一策而已經界之行正所  
以體列聖之仁心復紹興之良法求以平民非以病民也雖  
以勞民所以逸民也履畝而辨地視地而出征此其公天下  
之心明白而洞達念生民之意纖悉而周詳曩日之議者則  
曰欲均賦役必自經界始欲行經界必自近郡始而今之言  
者又曰奸民豪縱黨伍嘯呼或因緣而逞私意胥吏巧求移  
彼易此必貿亂以擾良民此其為慮至矣不知所以掣吾肘  
者其慮不止此也姑已之無多談然朝廷之務行寬大不過

足經興之舊額使姦民之隱寄無所逃而貧民之虛賦有所歸耳州縣之奉行者苟有人焉獨不能仰體此意以身任責耶仁政而美行之必得如揚承旨者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

滕文

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穀理民之道地著

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

前食貨志

**歷代事實**

食謂農殖嘉穀自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

天下而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堯命四子以敬授民

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禹定九州制土田

前食貨志

周文王在



岐用平土之法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者隰阜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大司徒不易之地家一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禮周禮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齊惟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及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漢文帝時賈誼說上始開籍田晁錯復說上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武帝時董仲舒說上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能爲代田用力少得殺多哀帝即位師丹建言設井田孔光何武奏請諸王列侯皆得名田丁傅董賢皆不便也遂寢不行王莽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

前食貨志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後魏

荀悅曰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

太半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宜以口數

占田爲之立限

後魏

考文太和元年李安世上疏均田之

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以供耕作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

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又給永業桑田麻田隋開皇中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

唐

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

分二十畝爲永業凡庶人徙鄉得賣世業田徙寬鄉者得賣

口分田凡授田者輸租庸調元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

田逃尹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唐憲宗時牛僧孺對策曰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則均田之方寓其間矣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獻太

宗端拱元年覽何昌齡請均田疏謂近臣曰選通達物理之官勸精制置自然衣食足盜賊消讀至道中嘗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廢井田則貧富不等王化何由而行上真宗景德二年丁謂取戶稅條目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編為景德農田敕五卷民間咸以為便咸仁宗慶曆三年王素建言均天下田賦於是遣郭諮孫琳用千步方田法先量括上蔡一縣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

重勞人遂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緯之慮嘉  
祐四年復遣孫琳高本分往諸路均田 神宗熙寧五年詔

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頒之天下以地之等均是稅數並同

高宗紹興十二年李椿年言兵火之後經界不正其利害有

十乃詔措置安在均平不增稅額官田者紹興二十八年

鬻為常平本錢省莊田者蜀中有之自二稅外仍科租圩田

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圩岸如長堤常住

田者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紹興二十二年命鍾世

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得羨錢三十萬緡入左藏庫兼記

**先正論建**朱熹奏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

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須

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陪歲計不足之患及其父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攷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損朱熹奏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以難檢計豪民猾吏並緣為奸

**文集書**蘇轍城曰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

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於景德田況之於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守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定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償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蘇老泉曰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遂申

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其寔便於世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夫名田之說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徒蹙乎民使自喪其業非人情難用臣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爾 葉水心曰有民必復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爲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庸

力其僂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 葉正則曰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唐興因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唐卻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口分據人數占田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與成周制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今欲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



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豐之不常又有賑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卻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自此大壞矣 錢文子曰唐世授田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之給所以優寬鄉也狹鄉者得賣世業而自徙狹寬者併得賣口分亦以優寬鄉也狹鄉不許耕占退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寬鄉也四夷

戶降者與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寬鄉此其思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被豈不知鬻之為害而自啓之耶惟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竒襄游隋之禁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不鬻要亦封建不立圻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

勸農

附

以勸誘農民立說

**策頭**養農而止於養農則田制未定固足慮養農兼利於養天下則田制未定誠足慮夫三農生九穀農之功何其大也歟食粒烝民食之利何其博也故古人重農而列於士之下四民之中士先之農次之重食而冠於政之首八政之目食

先之貨次之誠知食重而農亦重農重而王政在所必重凡為農計者即所以為天下計烏可不使之各授田於公平

**策段**土地廣矣而穀不加多豐穰屢矣而百姓不加富者今其弊有四焉強族兼并不為之限是困農也罷民游手不為之禁是散農也在野無導率之吏而使民自為是棄農也在國無勸沮之法而使民自便是惰農也四弊未去而欲務農之效前與古並者豈易得哉

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本也欲厚其本使百姓充然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於農民之弊所宜先慮焉推抑兼并使富強漸見不得安坐而自縱則伸舒限田之議於此乎可行以救農之困也禁止游手使無職閑民不免轉移執事則太宰任民

之法於此乎可施以益農之衆也將欲導率之使民有所奉承而作焉則周之遂人里宰之官漢之搜粟田平之號為可復將欲勸沮之使民有所畏慕而勸焉則成周閭師之罰漢文力田之科為可用

**事**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詩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補厥百穀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漢文帝昭朕親率

羣臣農以勸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文帝

即位民皆本趨末賈誼說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上感

誼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言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文帝從錯

言令民入粟受爵趙宣帝即位蔡侯以好農使勸郡國至

大官

上同

後漢明帝詔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本唐德宗

時李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本本朝太祖建

隆三年詔民生在勤所寶惟穀矧農桑之業為衣食之原任

居牧守用司勸課太宗至道元年詔勸農種植素有定規

近來多不舉職非所以副宰字之寄真宗咸平四年上曰

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景德三年丁謂言諸州長

吏職當勸農勸農入御自此始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請

定勸農條約頒行天下高宗紹興三年上曰監司守令皆

勸農之官未聞勸農之實臣僚奏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

農至追胥農夫拘留累日以待守令按行者民更以為苦上

然之堯十八年上曰守令能使其境內無曠土無游民斯為

稱職矣建隆以戶口增耗為歲課守今之法宜令申嚴行下  
同司馬光言食者生民之本為政之首也今國家每下詔書  
必以務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衆豈非為利害所驅  
耶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經濟錄

水利

附

以講求水利立說

**策頭**八政之目始於食故分田所以處農五行之目一曰水  
故蓄水所以利農蓋粒食之登耗而天時之消息為之然天  
時之消息不能預期也農課之盈虛而地利之豐歉為之然  
地利之豐歉不能預計也善為農計者有所謂農田之政焉  
又有所謂水利之政焉農田之政賦之以百畝之地教之以  
五穀之宜使無失其安養之計者是也水利之政勉之以濟

導之方授之以灌溉之策使無失其滋養之備者是也農田  
為粒食之所資水利又為農田之所資信矣農田之與水利  
其政當兼修而並舉也

**策**民享其利在乎豐稼穡豐稼穡在乎美田疇美田疇在  
乎通灌溉通灌溉在乎復陂塘故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  
文公穿渭口蜀以富饒白公引涇水於秦谷口遂歌於禾黍  
史起鑿漳河於魏鄴旁乃詠於稻梁張問築新豐李襲引雷  
陂水灌晉陵維揚之田各八百餘頃召父杜母之惠靡不由  
之蓋變地力移天時救罷民豐食貨莫尚乎此後之有意於  
民者可不謹所儲蓄哉

國家創法立制張官制吏尤於水利究心焉我神宗朝中書

言州縣古迹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監司州縣興復水利若能興修有實當議旌賞此責實之意也

**事**周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積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澍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爲渠於是關中爲沃野因名曰鄭國渠漢鄭當時引渭穿漕渠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嚴熊穿渠引洛水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名曰龍首渠兒寬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昂之田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舉重爲雲決渠爲雨前漢志元帝時召信臣爲



南陽太守造緝盧陂用廣漑灌號曰召父傳本後漢杜詩復修

其利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傳本唐李襲譽為揚州都

督乃引雷塘水漑田八百餘頃 溫造開後鄉渠漑田二千

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傳本本朝太祖乾德二年命陳承昭鑿

渠傳本太宗至道元年陳堯叟乞興三白渠復召信臣鄧艾羊

祜水田之利以廣農作元真宗咸平四年置水利監 仁宗

朝唐州太守趙尚寬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內 堰上嘉其能

命留再任 仁宗時王安石急於功利令皮公弼等分掌諸

路水利又以提舉常平兼水利事蘇軾上言今欲鑿空尋訪

水利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並長高宗紹興十九年上曰士夫

夫有欲興修陂湖之利者宜令措置以備闕雨漑溉 二十

一年進呈水利文字上曰湏是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則此等事無慮並聖政 孝宗淳熙二年進呈江東提舉具析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灾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於是降官落職

林執善曰國朝累聖相承以農桑為重故以水利為急詔諸路勸農司應塘堰可以利民則繕修者天禧四年也詔開封應天陳許等州及屬縣親民官并帶開溝洫河道事者明道二年也詔京陝西轉運使選官以視諸處水泉可灌溉民田以聞者景祐元年也用王琪之議詔天下舊有陂塘溝洫久隳廢而長史令佐能勸民興修當以甄賞者景祐二年也詔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監司以聞當議旌

寵者熙寧元年也詔創水磴碾有妨溉民田者以違制論熙  
寧六年也詔陂塘水利去處多爲人侵占今有司措置毋妨  
衆用者紹興之三十二年也詔江浙水利久不堪修令逐州  
守臣考校古迹及湮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者隆興二年也  
推原累朝重農之詔無不以水利爲先務則優養之意固可  
見矣類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

民事門

役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公養自養之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趣後世之民自為養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成周之時民之地役司徒定之民之田野遂人辨之民之田里載師任之而又稽夫家者非一人置委積者非一所古人所以纖悉於民者誠慮老弱不等而無力之可任也及其民之既足而後役之則雖力役所在色色皆民斯民不見其為繁漢唐之間從軍山東至貸子錢往來長安衣裝自備而又戶籍久

不更造田畝流轉不等而役之所加類及貧下之戶後世聽民之自爲生故貧困無聊之民皆不之恤也至其民之不足而復役之則強有力者尚可強從而貧者困者方恤其身之不暇而公家之役夫何有此其所以爲病

體民以寬力役合君民爲一體通上下爲一心而後可以行利民之政矣昔者哀公有年飢之問而有若對以盍徹之辭夫哀公將以足國而有若勸以裕民此非有異旨也蓋民戴君而生國以民而存民富則君富矣百姓足則君足矣癘痾疾痛舉切吾身体歲利害初非異體也何後世不察而國與民不相通歟甚矣取民之制非古人之得已也有宗廟朝廷焉有幣帛饗飧焉有君子以治野人焉於是不得不歛乎

下而奉乎上賦諸彼而用諸此有地也而為粟米之征有家也而為布帛之征有身也而為力役之征取民而至於力役者不免焉雖時當戰國君子已不能不深愛之

**續文選** 役法煩簡利害○周人伍兩軍師之法具則在民者曰兵役社田追胥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徒役均田均役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工役有府史胥徒而胥役在民矣有比閭族黨而鄉役在民矣此五役悉萃於吾民之身其法亦幾於煩矣然當時之民非惟不以為勞而且以為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皆出於誠心而于貉獻豨宮功入執之詠欣然於閭巷是孰使之然哉自周以降役未必重於古也而斯民往往有不堪之歎借曰南門之役春秋所怨閭左之戍秦民

苦之固不足議矣有如漢唐盛時不知幾倍之省於周也自  
今觀之漢亭有長鄉有三老嗇夫游徼職教化者不責以獄  
訟收賦稅者不責以警捕事簡而易辦而且有利秩之榮或  
自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或自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其爲  
役亦便矣雖力役之法未改秦舊大臣之子亦均其勞然隨  
方調兵無遠出也出錢代更無自行也非便乎唐役凡歲不  
過二旬加役則免租調方正之錫往往有朱衣象簡之榮或  
授以下州刺史或授以司馬令丞其爲役亦便矣雖石壕之  
詩悍吏追呼古體之詠白頭戍邊然爲里正者得免徭役之  
煩隸龍武者皆蠲出戍之調非便乎而漢唐徒役之民愁嘆  
憔悴非若周人歌詠自適之意夫古之役繁而民宜病後之

役簡而民宜便今煩者反以爲便而簡者反以病告無他古者養之而後用後世知用而不知養焉故也

漢行口賦算賦○吾觀漢之口賦率民年七歲至十四歲爲錢二十有三算賦率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爲錢百有二十是果何爲哉夫周之役法歲不過三日而九賦斂財賄之目自邦中以至幣餘皆有常法而豈爲丁錢設邪釋經者乃謂財賄之斂如漢口率出泉自是說之興毋怪乎後之頭會於民者得以籍口也漢至文帝當煙火萬里之餘纔減初漢舊額三之二何知其可減而獨不知其可免乎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亦但詔無收五口賦何知口賦之不當收而獨不知算賦之不當責乎夫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賦賦出於地



可也出於農可也出於商賈可也以民之堪於充役也而征之是誠何法哉

**法祖嘉猷**國朝差顧本末○且國朝差役之法何如哉催租之務差役之事里正責也綱運之送倉庫之典衙前責也始則差為里正滿則復為衙前差法然爾至其弊也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出困倉竭於飛輓貲產破於厨傳故有十貫入重難者有鬻田產於官戶者韓琦言之蔡齊言之雖溫公亦言之是時也特言去役之害未言改役之法爾自李戒以民苦重役不苦重稅之說告韓絳而顧之說始出自韓絳以差役顧役利害之說告安石而顧之說始用迨于熙寧之後金陵當國而差役始轉為顧役矣熙寧之顧役又何

如哉以坊場之久祿衙前以役科之錢而顧鄉司弓箭手顧法然爾至其弊也估及室廬括至車馬計產而出錢可也而寬利過歛割鼻餉口果何義邪富者而安居可也而貧民充役拆屋賣木果何義邪有縣令議役不當而相率去官者有畿民科率不留而爭避宰相者故楊繪論之劉摯論之雖章子厚亦論之是時也特言差法之可改而不知顧法行之未便爾自溫公當國而助役之法始罷蔡京迎旨而助役之法遽罷議之未詳行之太過范蘇諸賢刺口極論至于紹聖之初子厚乘間而差役復定為顧役矣

中興差額並用（中興以來役法又與前異鄉書弓箭輸錢召募用熙豐之法也里正保長出力受差猶嘉祐之法也夫

差不復顧顧不復差今之並用何也蓋自元豐二色庸顧之錢而入紹興總制餉軍之用無可募民始率義役噫此豈中興得已哉渡江給兵費用浩穰特濟一時之權耳然祖宗使民之意唯恐有失故縣官之責辦則改募耆社括倉之憚充則勸為義役今年議通差明年給官田惓惓憂卹之念天下感之故雖煩而實簡爾

**時文警段**役而至為丁錢○役法之為民病尚矣因役而有丁錢其為民病益甚焉夫天地之仁以無微而不容雨露之仁以無微而不濡聖人之仁以無微而不被彼丁錢之所出皆民之微者也何竟之治天下必為黎民是懷文王之撫方夏必為小民是保而後之人主乃於閭閻匹夫之微而忍征

其錢於常賦之外乎吁是法也自口賦筭賦之起於漢而流毒於百姓者非一日矣

立法欲其盡善○役法之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利役法之不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患且庶人在官古有是言也而其法有丁役募召二制焉丁役之制行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募召之制成於熙寧元豐之後行法之初莫不大以為利及其久也其弊駸駸以出是雖古之善立法者有所不能免也丁役之法嘗有其弊也一變而為募召矣募召之法亦嘗有其弊也一變而復為丁役矣適其變拯其弊時之與勢有不得不然者中興更革以來豈不參衆見以博求其利病哉然彼以為得而此或以為失此以為害而彼或以為利四方九州

所不能齊也推其所得而抹其失去其所害而同其利救偏補弊修飾潤澤之以爲盡善何久之法其於利民豈小補哉官吏徇私之弊○嗟夫法立於朝廷未嘗不公也法行於州縣毋乃有未公乎官貪玩法三尺之不顧吏奸舞法百計之是生觀望於門地之勢要則法以勢要而移攀跼於書翰之貴顯則法以貴顯而移指孤寒無援者爲挂應之樁目弱丁寡助者爲承擾之額官吏非徒有所迫而差之也亦且利其善懦以爲奇貨焉吁不公之患如此哉

綱語駢珠

官物陷失勒之出

吏卒經從誅求百倍

官綱費用責之供

寇盜竊發文移四出

賄賂交輸於吏舍而富者卒免

實費之用固所當辦

差役終歸於弱戶而充者立貧

額外之需非所當敷

按比戶口課殖農桑

古者民養於官故役法皆利民

檢責非違催驅賦役

後世民自為養故役法皆害民

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

雖無帛緣以請託者不至於受困

**賞金獻策**

里正保長病民○厥今里有正以除盜詰奸為事

保有長專任催科之責則其名猶古也其役之也視貲產之崇卑以為先後之次則其均猶古也然而為長吏者不能體朝廷優卹民隱之意而責任於猾胥不論貧富不均勞佚富而賂厚者則歇久而不差貧而賂薄者則歇暫而復役租賦

使之督而其間有亡者則代其輸寇盜使之捕而其間有不獲者則如其罪大抵百金之產盡於一役千金之產盡於再役編氓熬熬質業破壞至於逃亡趣辦迫急而加之箠辱民以良家充役而官以賤隸視之一議差役百端規避無以利之而反以害之則其憚爲也何怪哉

民困後爲義役○說以使民忘其勞巧以使民不窮其力於義役一事見之矣人之以義相率而竭力奉上固前代之所未有謂其弊者何哉蓋今之役法非獨一催科而已官府不時之需胥徒額外之取中產之家困於一役上產之家困於再役民不堪其役乃私相告語曰與其甘蕩折以應官府之命孰若不愛其力以求一旦之安也與其重賄賂以厭胥

徒之欲孰若同出其力以自保於一鄉也故浙之義役人皆以其意為可喜吾獨以其意為可悲何則使公家無重役民間素不蒙其害則民其相率為是乎今之法莫若責縣令以寬民之力昔劉平為全椒令而人至減年以就役其必有道矣使天下之役法皆如是又奚義役為哉

鄉司乞取之弊○鄉司雖至微至賤而其關乎民事為最切故凡鄉司知地之廣狹人戶之虛實賦役之輕重皆所以熟講而精究往往民間之事官司所不能知者惟以鄉司所供為是官司之事人戶所不能名者惟以鄉司所陳為是差役有定叙鄉司取乞之厚則降甲為乙而可以倖免鄉司有求不獲則陞貧為富而不容陳訴於是產去而稅存田多而役



少富室之家常逸樂而貧薄之家常因苦困之破產蕩業不能聊生

**生意收結**寬卹中產之家○雖然豪貴之家占田踰制也蓄財過厚也凡其願指氣使無一不滿其意而其貧者又耕其田而受其役則豪貴者固不憚差役而貧者又差之所不及也所最可憫者其惟中產之家乎以中產之家而充重役則有破家而蕩業者矣欲其法之盡善莫若倍其差役於豪貴而於中產則寬之則是法也何其不可行於久遠哉若夫催科之有逃亡而抑之備償此尤不近於人情非所謂恤民之政也古者以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而有薄征弛力之說而況貧而逃亡又使執彼之人爲之代償乎上之人其亦于中

產而加惠焉可也

不可困辱里正○今日兵役胥役徒役工役之法皆不及民所及於民者獨一鄉役耳然一議差役如赴湯火富而強且猶者多方以規避貧而懦且朴者寒心於破產租賦之催督奸盜之詰捕固所願者今而勸捕之賞則任之逃亡之租則代之其可乎文書之奉行橋道之修繕固所甘也今而郡縣之雜湏則供之胥吏之邀求則啗之其可乎以一人之身而費以數者不能堪之事其為役也憊矣噫今之鄉役乃成周族黨之長皆用命士歷代以來其選亦重漢有三老而給秩食後魏創三長而復征繇隋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皆用勳官六品自三代至唐十有餘年其崇重之意

嘗如一日今之保正即古遺制其可以僕卒辱之歟噫有關  
唯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族黨之制當有  
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奚特在於教職哉

### 故事源流

**經傳釋言**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盡心古

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  
官

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  
以短故民困務而力不足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  
故務省繇役使之愛日本傳

**歷代事實**

文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

勞勸以義也詩

成王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田役以馭其

衆禮

小司徒掌凡征役之施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

餘為羨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並秦始皇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勞苦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

衣食

至言

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

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前秦始皇發閭左之戍海內愁怨

上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

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年五十六乃免為庶民

前高祖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注傳着也着名籍以給

公家徭役本昭帝元鳳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富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

者出錢額之一月二子是為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此漢初因秦法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本唐租庸調法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閏加兩日唐志太宗貞觀初護民之勞育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因人力乃曰百姓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勸微十唐武德中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九年詔為九等每差科先從高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楊炎為兩稅法以貧富為

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

唐志

**皇朝典故**

太祖建隆中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張建

隆二年發丁夫浚五丈河上白勞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

太宗興國五年程能言諸道州府民事

徭役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望下諸路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

四等充役下五等並免

監同

仁宗時有司議發民伐濱河榆

柳以塞決河上以妨農命調兵以伐之又秦州築捍海堰以

障民田初興役雪寒民兵多死比再興役止命發卒興治毋

得調民續神宗時祖宗之法既變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

有一吳蜀之民以願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

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

待問卷之五十一  
顧汝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中溫公復差役改顧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顧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得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顧役當靜議熟講庶幾可行

各臣

神宗熙寧初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於差役望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詔從之役法之議自此而始王安石當國遂罷差役之法使其出錢募役而中丞楊繪言難行之說有五而劉摯亦陳十害當時縣令有以議役法而相率去官

者畿甸之民有上等戶出六百貫省廣西一路之民出役錢  
至十萬緡募役錢實用十四萬緡餘五萬緡謂之寬剩者  
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害有五而請罷其法是時御史孫  
括言宜斟酌施行務在合宜范純仁言法固有不便然亦有  
不可暴革蘇軾亦言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司馬光  
不然其說遂復差役之法亦有不便於民者至紹聖初則復  
改而為顧役矣徽宗紹興四年上曰役法推行浸久失其  
本意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愈困此宜講究躋自高宗紹  
興中始修常平免役之令其後歲月浸久論建滋多視舊法  
或抵牾吏緣為姦淳熙末陳居仁因請下勅令所取祖宗免  
役舊法及紹興後續降指揮精加參考萃為一書名曰役法



撮要布之天下雜孝宗乾道十年范成大奏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破產之苦議各出田業以助役戶既免爭端又無破家竭產之患田里雍和幾有古風名曰義役

孝宗淳熙十一年御筆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然則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宵旰以

思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輪差

並聖政

**先正論建**

秦少游奏曰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

不周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敝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輪獻直以免其身

然而評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

寧宗嘉定六年臣僚論成周會民率伍以比追胥使之相保相受合衆力而共爲之非獨役也辨其可任以役國事歲不過三日非常役也後世以一都一保之役而萃於一家仍歲而不得免故雖大家巨室有所不堪於獨役而後相率爲鳩役若保正之義倉保長之總頭皆良法也然則州縣之吏以役爲市利於官之差役不利於民之鳩役於是義莊之敗壞

總頭之紛擾官不能主之而使吏得其心焉民間之苦特未知其所終也

大邑

錢文子曰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

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循禁盜賊在  
今為都正長是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積其功勞  
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  
史朱邑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游徼主鄉捕盜有績而府  
已著其闕閔故一鄉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  
收租稅者無與於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  
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  
之警捕責之催歛責之橋梁道路之繕修而縣有雜湏則又

敷之其爲役也擾矣至其服役求官者漢雖由刀筆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更給於郡縣與夫止給於中都官皆以更錢顧之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焉然則漢之役法殆未容以輕議 水心曰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者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顧庇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原者無所取材以為戶耆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

役法二

以得人奉行立說

**策頭**有公法有公道揭之象魏正大無私著之令典明白可據此役法之所謂公法也州縣奉行無所觀望強弱相安不容請托此役法之所謂公道也惟其立是法於朝廷者既出於公而用是法於州縣者亦出於公則有產有役孰得而辭之當為而為孰得而卻之則戶之出等者一倍再倍可也力之不及者或充或歇可也持守此公金石不移保守此公毫髮不爽則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雖無夤緣以請托者不至於受困則人心惟公法之信公道之畏矣

**策尾**今日言差役之弊者則曰保正任烟火盜賊之重難而加以雜色之料敷保長任催科之煩難而重以逃絕畸零之

代納故向之充役費以百金之充役費以千推原其弊皆由丞簿失職合是二職而論之則賦役之為弊其責固有在矣誠使簿之與丞各得其人皆任其責則產簿必詳於句稽朱鈔必勤於銷注使物力有考賦役無差可以厚民生可以固國本矣

昔有任臨為簿者不以里正督逋而催科可為天下法是豈今日居哦松之任處栖棘之寄者獨無若人而出乎抑論之昔范公純仁諫溫公變差役之法曰宰相當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亦無所患苟不得人雖付以良法若失先後之次亦足以病民然則欲行鄉役之法當自郡縣得人始也

**事類**

本朝太宗至道三年上曰治邑之才但公清不撓即為

良更今之縣政鮮不徇情失正每均繇役上戶每以勢免貧弱獨受其弊續高宗紹興因奏保正耆戶長元法止合管烟火橋道今承領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私用之物種種責辦病民莫大於此上曰朕頃在河北親見其弊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續臨川曰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圖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戶至而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

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  
鴈趨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  
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  
不待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